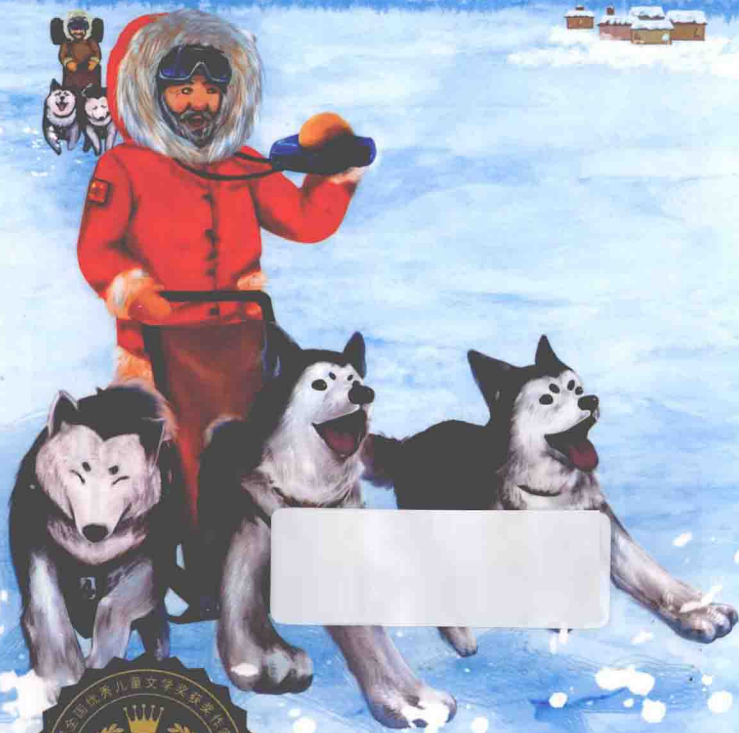


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

天涯驯狗历险记

位梦华◎著



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倾情推荐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科学家极地惊心历险丛书

天涯驯狗历险记

TIAN YA XUN GOU LI XIAN JI

位梦华◎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位梦华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涯驯狗历险记 / 位梦华著.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4

(科学家极地惊心历险丛书)

ISBN 978-7-5315-6245-0

I. ①天… II. ①位…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9201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人: 许科甲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发行 (销售) 部电话: 024 — 23284265

总编室电话: 024 — 23284269

E-mail: lnse@mail.lnpgc.com.cn

http://www.lnse.com

承 印 厂: 无锡轻工大学印刷厂

总 策 划: 一鸣文化

责任编辑: 武海山 惠春鹏 谢竞远

责任校对: 贺婷莉

统 筹: 何寿平 胡友华 蒋正萍 徐在群

封面设计: 龚静雅

版式设计: 尹 航 闻 超

责任印制: 王守志

幅面尺寸: 142mm×210mm

印 张: 5 字数: 89 千字

插 页: 4

出版时间: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6245-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全国的大观众、小观众都喜欢称呼我“老毕”，或者“毕姥爷”，有一个人却总喊我“小毕”，他就是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总领队位梦华老师。位老师是我的生死之交，而且年龄比我大得多，所以他有这个资格。

1995年5月，我作为中央电视台记者，跟随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进入北极中心地区，经过出生入死、艰苦卓绝、日夜兼程、履冰卧雪的长途跋涉，最终到达了北极点。途中我几次遇到生命危险，也几次救过别人的命。有一次，正是位梦华老师，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人生能有几次搏？北极冰刀斩风雪。北极的经历，使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梦牵魂系，受益匪浅。

后来，我开始主持《星光大道》（最初称为《梦想剧场》）栏目。位老师继续他的北极考察。上次在北京电视台做节目，我们重新相遇。热烈拥抱之后，又回忆起当年的岁月。我被冻哭的镜头，又呈现在全国观众的面前，虽然有点难堪和窘迫，那却是当时真实的我。

那时，整个团队只有两个人蓄着大胡子，一个是位梦华老师，还有一个就是我。我那时的胡子，拿今天流行点儿的词，应该叫作“行为艺术”。位老师的大胡子，却是为征服北极点而专门蓄起来的。正因为他摇旗呐喊，奔走呼吁，才促成了中国人徒步进军北极点的科学考察，结束了中国人在北极点以外徘徊的历史。

位梦华老师一进南极，九进北极，对地球两极情有独钟。他把在两极考察的见闻和经历以及两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著书立说，惠及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地球，认识两极，树立全球观念和环境意识，培养他们勇于探索、敢于登攀的科学精神。

我也很想写书，但却没有时间。为了弥补心中的缺憾，也是应位老师之托，我便不怕献丑，挥毫泼墨，为位老师的书题写了书名，以此来表达我对中国极地事业的怀念和支持。并想借此机会，赘述几句，希望大家都能来关注两极，关注我们的未来。



2014年3月于星光书画院

目 录



Chapter 1

独闯北极

- 2 长眼睛的子弹
- 10 第一个因纽特朋友
- 12 北冰洋上飞船记
- 20 遥远的梦想
- 24 狗拉雪橇过草地
- 29 暴风雪之夜

Chapter 2

冰上追鲸记

- 38 一进冰原
- 46 中国威士忌
- 48 捕鲸者
- 53 冰上一餐
- 57 帐篷里的故事
- 63 追鲸



不速之客

- 71 二进冰原
- 77 冰原枪声
- 81 倒霉的北极熊



天涯驯狗记

- 86 杰夫的建议
- 89 从小黑到沙姆
- 93 第一次考验
- 98 沙姆的真本事
- 102 尴尬的结局



因纽特人的收获

- 112 疾驰冰原
- 116 因纽特人的收获
- 121 吃鲸与分鲸
- 123 鲸梦



驯鹿屎山谷

- 128 飞往阿纳特维克
- 136 山谷里的回忆
- 142 与狼群斗智
- 153 欢迎晚会

独闯北极

Chapter 1



地球有两个极，中国人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我在业余之时，对南极作了一些了解和研究之后，又把目光转向了北极。于是上蹿下跳，奔走呼吁，经过了一番艰苦的努力和谋划以后，1991年7月，第一次来到了阿拉斯加的北极小镇巴罗。因为是一个人跑到了这里，所以叫作“独闯北极”。

这次独闯北极，想起来也很滑稽，我先是在地图上找出一个圆点，作为最终到达的目标，然后为之而奋斗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其中的酸甜苦辣就不必细说了，单是争取资助，就使出了全身解数。当然，我还算是个幸运者，总算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国家地震局地震联合基金会以及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的支持和帮助。



长眼睛的子弹

北极与南极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北极有原始居民。其中，居住在北美洲北极的因纽特人，是一个富有



传奇色彩的民族。然而，在这之前，我对他们却一无所知。其实，在我乘坐的飞机里，大部分都是因纽特人，我虽然与他们近在咫尺，却像是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似的。

飞机越过布鲁克斯山脉，脚下的景色迥然不同，树木没有了，先是起起伏伏的荒山秃岭，接着又为连绵的草原所代替。这就是北坡，是一个巨大的冲积平原，而在行政上，则是北坡因纽特自治区，但却看不到任何道路和村庄，甚至连一点儿人为的东西也没有。后来，飞机开始缓缓地下降，脚下变成了一片汪洋，且漂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冰山，那就是北冰洋。渐渐地，机身愈来愈低，终于在洋边的一个机场上着陆。我收拾东西，从飞机上走了下来，一阵冷风扑面，从此便开始了北极之旅。

我随着人群，缓步进入了拥挤而狭小的候机室。放眼一看，先是吓了一跳，候机室里人头攒动，大多都是黄种人的面孔，还以为飞机搞错了方向，飞到了亚洲某地。我略作镇静，恢复了意识，看到同机的旅客，都有人上来打招呼，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不知如何是好。

行李取出来之后，找不到出租汽车，我忽然灵机一动，



去求一位白人小伙子，问他能否把我送到旅馆里。他满口答应，帮我把行李搬上汽车，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开过去，不久便到了一家旅馆的门口，原来他就是为这家旅馆拉客的。

柜台服务员也是一个白人，问我预订过房间没有，我摇了摇头，他便故作惊讶地说：“啊！你真幸运，正好有个房间刚刚空出来。你知道，我们这里的房间，一般都要提前几个星期预订的。”我不以为然，猜想他只不过是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旅馆不可能都住满的。看那旅馆的招牌是：Top of the World，即世界之顶，好大的口气。再问那价钱，说是一百三十元左右一天，着实把我吓了一跳，这才知道了这 Top of the World 的真正含义，但也别无他法，只能是既来之，则安之。

万事开头难。在刚到巴罗的头几天里，人生地不熟，因纽特人又不了解我，总是躲得远远的。我孤苦伶仃，形影相吊，走投无路，无依无靠，不知道工作如何开展，心理上的压力是很大的，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嗨！干脆跳进北冰洋里算了，这样我不仅到了北极，而且还永远地留在了这里。”话虽这么说，当然还是要活下去的。

有一天，风平浪静，天气晴好，这在北极是极难得的。



于是背上相机，出了村子，沿着海岸，缓缓漫步。几天以来，我一个人在北冰洋边，来来回回地走了不知有多少次，皱着眉头，苦苦思索，真是山穷水尽，盼望着柳暗花明。

巴罗的街道，简单朴素，错落有致。各种建筑色彩艳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格外好看，大概是因为难得有个好天，它们也在尽情地展示着自己。有一个教堂，上面的尖顶直指蓝天，似乎是在给人们指示着进入天堂的路。门口的架子上，吊着一块巨大的鲸肩胛骨，像是一把巨大的扇子。上面的文字说明，这个教堂建于1886年，是巴罗这里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我站在远处的草地上，举起了相机，对准了教堂，“咔嚓”一声，按动了快门，同时心想：“嘿！这次一定会出一张好照片。”

正在得意之际，忽然从远处风风火火地跑过来一个因纽特老人。我还以为他是来看我照相的，便微笑着跟他打招呼。谁知他却一言不发，怒气冲冲，跑过来一把揪住了我的照相机。

“为什么？”我反抗着，紧紧地抱住了照相机，“你要干什么？”我大声抗议着。

“你拍了我的照片！”他吼道，“我要把你的照相机扔到北冰洋里去！”



“我没有！”我赶紧解释说，“我拍的是教堂！与你没有关系！”

“不！”他死死地抓住相机不放，“我看见了！你是对着我拍的！”说着，发了疯似的，更加用力地抢夺我的照相机。

在极地考察，相机是非常重要的，仅次于生命，如果没有相机，就像失去了眼睛，一切都完了。所以，我紧紧地抱住照相机不放，被他拉倒在地。他愤怒地拖着我，走出了好远，看看实在抢不去，只好松了手，命令说：“你必须把胶卷给我！”

我坐在地上，摇头叹息，环顾四周，没有人肯来帮忙，只好把胶卷退出来，交给了他。

他拿了胶卷，悻悻而去。就这样，几天的工作付诸东流，真是有冤无处诉。我早就听说，因纽特人不喜欢被人家拍照，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些外来的人，拍了他们的照片拿去发表，丑化他们；二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老年人认为，照相会摄去他们的灵魂。所以我特别小心，不经过他们的同意，从来不敢随便拍他们。这个人有五十岁左右，其实我早就看见他和一个女人坐在草地上，故意躲开了他们，还是引起了误会，只能自认



倒霉了。

等他走远了，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掉身上的草和土，来到海边，对着北冰洋出神。在这天涯海角，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孤立无援，走投无路，那滋味真是难以言喻。也许是苍天有眼，为了安慰我的缘故吧，忽然在不远处，冒出了一个黑亮圆滑的海豹脑袋，往这边张望着。我赶紧抓起相机，刚想抢拍，只听“叭”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嗖”的一声，贴着我的耳边飞了过去。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刚想回头看看，却突然被人扑倒在地。紧接着，“叭！叭！”，又是两声枪响，子弹从我们上面呼啸而过，飞入大海。

我趴在地上，抱住相机，潮湿的沙子，浸透了衣服。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才挣扎着站起来一看，刚才扑倒我的，原来是一个因纽特小伙子。

“你没有伤着吧？”他关切地望着我。

“没有。”我困惑地摇了摇头说，“多谢！你为什么要求来救我？”

“那个家伙喝醉了酒！”他用手指了指岸上说，“他见了海豹就会开枪。”

“原来如此啊！”我觉得稍微得到了一点儿宽慰，“我



还以为有人想把我打死呢。”

“不！没有人想杀你！”他摆了摆手，斩钉截铁地说，“不过，当你看见有海豹从水里伸出脑袋时，就要特别小心，最好是躲得远远的。”

“那个人是谁？”我向岸上望了一眼，有几个人站在那里，向着这边张望，还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我是指开枪的那个人。”我解释说，“他是干什么的？”

“那是我叔叔，他是猎人。”小伙子回答着，接着向岸上的人招了招手，“没有事！你们走吧！”并回过头来，对我说，“他喝醉了酒，已经被警察带走啦。”

这时候，有几个人跑了过来，围着我，七嘴八舌地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受伤？多危险啊！”

“没有事，多谢！”我望着他们，觉得这些面孔仿佛曾相识似的，“我是从中国来的，到这里来搞北极考察。”

“啊？中国？”人们惊奇了，议论纷纷，“我们都以为你是日本人或者菲律宾人呢！”

“不！我是中国人！”我大声说，像是发表声明似的，“谢谢大家的关心！”

突然，从岸上急急忙忙地跑过来一个人。我一看，正是刚才要夺我相机的那个老者。看来大事不妙，他可



能又要来夺我的照相机，走为上计，我拔腿就跑。他却跟在后面，紧追不舍，一面高叫着：“站住！站住！我知道你是好人！”

“什么？”我听了一愣，赶快停了下来，等着他过来。

“你……你……”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面前，连呼哧带喘，半天说不出话来。

“别着急！别着急！”我看见他善意的目光，知道事情有了转机，“请慢慢说！”

“你一定是个好人！”他终于缓过气来，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因纽特人的子弹是长眼睛的，不打好人！你刚才没有被打着，所以一定是好人！”

“是吗？”我望着他那真诚的表情，跟夺我相机的时候判若两人。

“不过很抱歉。”他上来握住我的手，“你的胶卷已经让我给曝光了。”

我哭笑不得，心里却觉得轻松多了。围观的人们则都哈哈大笑起来。





第一个因纽特朋友

我的第一个因纽特好朋友，名字叫瑞查德·格林。我们两个之所以成为好朋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瑞查德是学地质的，我们是同行；二是他的妻子爱瑞，很像中国姑娘。当然，最重要的是，瑞查德是个好人，像是一堆火，烧化了我那颗因为困难重重、四处碰壁而已经冰凉了的心。

瑞查德从别人那里听说，从中国来了个地质学家，专门来考察北极的，便跳上雪地摩托车，风风火火地来找我。一见面，我们就紧紧地抱在一起，像是老友久别重逢似的。

瑞查德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如饥似渴地急需各种知识，正在阿拉斯加大学读硕士，是当地因纽特人中少数读到硕士学位的人之一。我们一见面就滔滔不绝，谈得特别投机。他向我介绍了布鲁克斯山脉的地质情况，以及他深入到那些从来还没有人去过的地方的趣闻逸事。

我一面听他介绍，一面端详着他的面孔。瑞查德看